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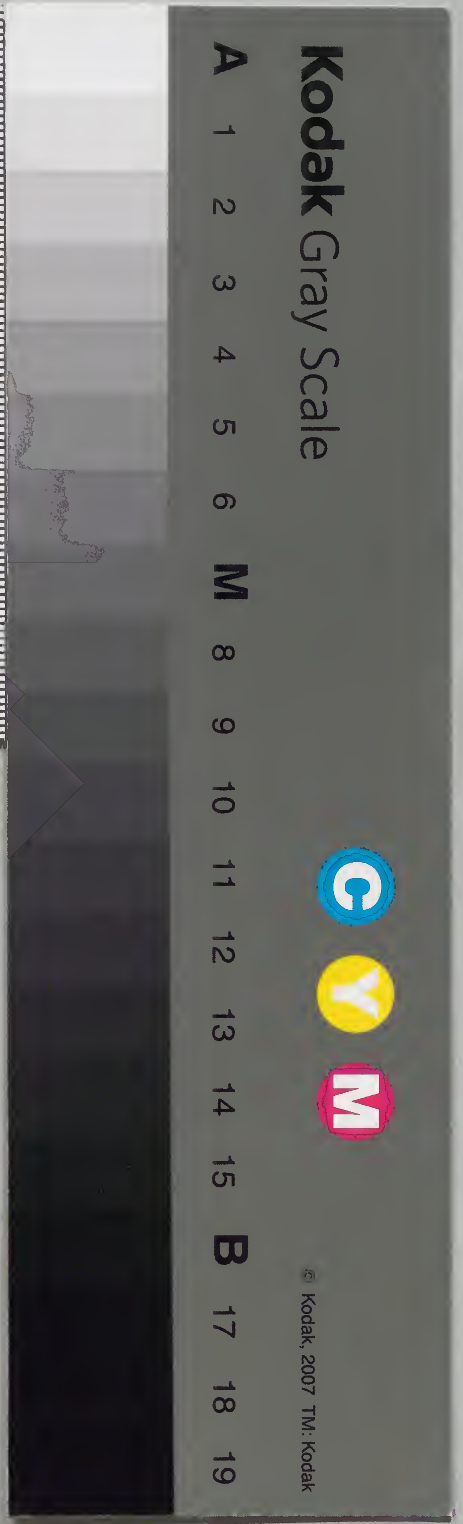
春秋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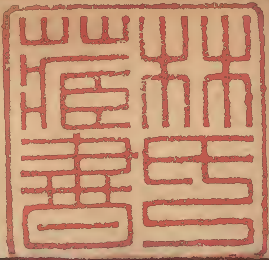
四之七

漢書門類			
二〇六	三	九	三
一	一	一	一
五	八	五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〇九	二	〇	六
函	五	八	三
二	一	五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55 (348)
函號	369 278





春秋或問卷第四

逸草文庫

隱公伐鄭圍長葛取長葛五年

或問伐國不言圍邑公羊之說然爾此其言伐言圍

何曰春秋所書有獨言伐者公子慶父伐於餘丘是

也有直言圍者叔孫僑如圍棘是也言伐言圍而又

繼之以取此年伐鄭圍長葛明年取長葛是也伐者

聲罪致討也圍者環其城邑也取者取其土地也此

其義自不相妨如莒人伐杞取牟婁則取之也易故

不言圍宋人伐鄭圍長葛則取之也難故先言圍而

後言取書圍者又以見鄭之有城守也書圍而後言

取者又以見宋之志於必得也

鄭人來輸平

或問春秋書平者六而獨此年書來輸何也曰平者解仇釋怨之辭也平之義則一而情異矣宋人及楚人平則宋欲之也及齊平則兩相下也宋及楚平蓋出於不得已也魯及齊平則齊知敬魯而魯亦不欲加於齊也若夫來輸平則直出於鄭伯之意爾言來輸則有自屈損之意鄭豈誠敬魯哉亦豈誠畏魯哉亦豈誠欲與魯釋其舊憾而為玉帛之好哉特以宋魯方合而幸其有可離之隙於是乎自屈損以求成耳觀後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郟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蓋以利而相結也春秋惡之

公會齊侯盟於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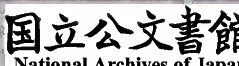
或問春秋書盟有言會有言及有曰來有曰涖有曰同有曰會盟者何其辭之異也曰及者主我言也會者主彼言也涖盟者我欲之而往彼也來盟者彼欲之而來於我也同盟者其欲同也會盟者召而後至也召盟而後至稱會盟郟子會盟于邾是也召伐而後至稱會伐單伯會伐宋之類是也然則稱會者主

彼言而我會之也

叔姬歸于紀

或問叔姬媵也何以書曰石氏曰媵之為言送也邾伯姬之歸不言歸以其媵也此叔姬亦伯姬之媵爾其書為歸于鄆起也甚矣春秋錄紀事之詳也聖人豈無微意哉隱二年書紀裂繻來逆女又書伯姬歸于紀此年又書叔姬歸於紀桓五年書齊侯鄭伯如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書紀季姜歸于京師十七年公會紀侯于黃莊元年齊師遷紀三邑三年紀

季以鄆入于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夏五月紀侯大去其國六月齊侯葬紀伯姬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鄆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八月葬紀叔姬聖人錄紀事之詳也豈無微意哉紀微國也介於齊鄭之間二國謀之久矣其始也齊侯鄭伯如紀以謀襲之故書齊鄭如紀惡之也鄭不能襲而齊志於滅之前年會于黃次年遷其三邑故莊元年書齊師遷紀邢鄆鄆甚之也紀終不能以自固也其弟先以鄆入于齊四年而書紀侯大去其國閔之也然魯之於紀婚姻之國也伯姬叔姬皆魯女也天王之於紀后戚之國也桓



后季姜紀出也齊侯恃其強暴以謀并紀非一日也紀侯度其微弱以求援助非一朝也六年書公會紀侯于成冬又書紀侯來朝庶乎魯之能救也八年書逆王后于紀九年書季姜歸于京師庶乎天王之足依也已而魯不能救天王不足依齊襄所以得伸其志而無忌憚也聖人錄紀事之詳者意或在此而言春秋者未嘗及之故次而論焉

城中丘

或問城一邑新一廡作一門築一圍時與不時皆詳錄之何也曰春秋於土功之事必謹而書之所以重

民力也然其所書之義有二有志其不時者有志其非制者周制五等諸侯國家宮室皆有命數之差城之高下大小皆有限制如左氏所言大都三國之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以謹王度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所以謹時也春秋之所書有越禮而踰制者矣亦有不踰制而違時者矣是以聖人皆謹而書之若夫書城者二十有九而主乎內者二十有二焉蓋內之土功無小大必書而外之事非有故則不書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或問諸侯之交聘也禮乎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小聘三年大聘所以致其恭其於邦交也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所以致其愛諸侯之交相聘禮也雖然春秋之時朝聘不入京師相與結驩繼好者數大國而已無復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王之實也故雖玉帛交聘於邦交之常禮而其實則諸侯橫恣連衡自固以相比周爾故大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不聘聘而不朝者以其強而足以役弱也朝而不聘者以其弱而有以事強也故或以卿大夫或以弟聖人皆著其實而書之此年齊之來聘者則將以結魯也是

私也使其弟來亦私也然春秋書兄弟之例有二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有以見其厚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有以見其薄友愛之義故此年使其弟年來聘桓三年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與夫黑背帥師之類皆私也盜殺衛繫秦鍼宋辰出奔皆薄也仁人之於兄弟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矣

公伐邾

或問伐邾之役何以爲悅宋曰隱元年嘗與邾盟矣今未聞其有罪而伐之何故蓋魯爲宋討也五年邾

鄭伐宋是宋與邾有讎矣四年公遇宋公于清暈帥師會宋伐鄭是魯與宋有好矣去年鄭人來輸平則是魯又與鄭為親矣魯方與鄭為親而宋方與邾鄭為讎魯方得鄭邑又憂宋之不我悅也故託為辭以伐邾將以求宋焉耳公之執義不固可知矣元年盟之今年伐之盟果春秋之所貴邪

凡伯來聘

或問天王之聘諸侯也禮乎曰上之所以待下者有以致其愛也下之所以事上者有以致其敬也方周之盛諸侯軌道四時述職朝宗覲遇未始少懈非朝

之歲三年大夫聘五年而卿聘凡以致其敬爾王者於是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焉以交其福慶賀焉以贊其喜致禮焉以補其災凡以致其愛爾春秋之際諸侯之所以事天子者益懈而天子之所以聘於諸侯者何其不憚煩哉十二公之中魯之臣如京師者纔六而王臣來聘者八周王之為天子可知矣隱公即位已七年其臣未有一如京師而天子遣使聘之何哉雖然春秋自宣十年定王使王季子來聘之後魯歷五公周更四王皆無來聘之文何也蓋文宣以前周固微弱然王命猶足以

為重文宣以後周室之衰尤甚於前蓋亦不足以為
 輕重矣是以春秋之書來聘者八則止於宣公書來
 求者三則止於文公書來錫命者三則止於成公來
 聘則止於宣者自宣以後雖有禮文不足以結諸侯
 也來求則止於文者自文以後天王雖求之諸侯亦
 不與也來錫命則止於成公者自成以後雖有爵命
 不足以寵諸侯也烏乎是可不為世道慨歎哉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或問凡伯一人爾何以言伐曰凡伯周之卿大夫銜
 命出境必有副介徒衛戎將害之固必用兵用兵而
 不曰伐謂之何哉曰于楚丘則有以見衛之不救王
 臣之患也曰以歸則有以見凡伯之不能死於位也
 胡氏曰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
 徒具徒司寇詰奸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
 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今
 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
 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
 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
 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宋公衛侯遇于垂



或問不期而會曰遇公及宋公遇于清則將以會伐鄭也宋公衛侯遇于垂則將以為瓦屋之盟也豈不期而會乎是特假遇禮以行其私爾是以春秋詳之

歸祊入祊

或問左氏言鄭以祊易許田而春秋特書來歸何也曰以經攷之則見其有來歸祊之文矣未見其有易許田之事也桓公即位而後鄭伯以璧假許田則假田蓋在桓之世而不在隱之世矣左氏以其事比而言之而謂之易非經意也蓋許田者魯之邑而近於鄭祊者鄭之邑而近於魯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

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以為朝宿之地周制又六年王乃時狩諸侯各朝於方岳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宣王以鄭伯母特賜之祊田以為湯沐之邑周衰天子不復行岳狩之禮諸不復講朝覲之儀故鄭之視祊魯之視許田亦幾於無用矣然是時也鄭將以結魯而非魯將以結鄭也故前年來輸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彼豈真以祊為遠於鄭而無用故歸於魯以為好哉致惠以結魯之好將以為糾合諸侯之地爾雖然方其歸祊也彼其心固已

有覬覦許田之念矣特以吾方求結於魯故姑緩之
 以為糾合諸侯之地若其威勢漸張則許田之地一
 言而魯亦歸之於鄭矣既而桓公篡君自立鄭伯於
 是要其許田之地設為之辭而曰璧假鄭於是始有
 以取償於魯矣後之人見祊近於魯而入於魯許田
 近鄭而入於鄭遂以為兩下相易則失之矣或曰非
 其所有而得之曰取本其所有而還之曰歸今日歸
 祊則不毋乃魯之舊邑乎曰歸字有二義有以還其
 所有謂之歸者有以易而言歸者如齊人來歸鄆謹
 龜陰之田齊以歸於魯而非魯取之於齊也鄭人來
 歸祊是鄭以歸於魯而非魯取之於鄭也石氏曰言
 來歸祊若魯之所自有也此說得之曰其言入何也
 曰鄭歸之我入之入則有其地而遣吏治其人矣與
 入者弗受之辭其言異矣雖然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不言入何也蓋鄆謹龜陰我故物也故不言入此言
 入則非我故物也

盟于瓦屋

或問據左氏齊侯平宋衛之怨于鄭則瓦屋之盟蓋
 齊志也何以首宋公曰春秋之法會盟先主會征伐
 先主兵自隱元年至莊十四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

無伯者主之凡見於經者十有六國惟主會者先焉
自莊十五年至僖十七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皆齊
桓主之凡會者十有四國而會首於齊桓自僖十八
年至二十七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皆宋楚爭之凡
會者二十一國而會先於宋自僖二十九年至哀十
三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皆晉楚爭之凡會者二十
國或先楚或先晉此會盟所以先主會也若夫瓦屋
之盟則未有以主之也欲平宋衛於鄭者雖齊侯之
志而齊實未能主之莫之為主則亦序王爵而已此
所以首宋也雖然有參盟則必有主盟矣入春秋至

是八年內之爲盟如蔑宿外之爲盟如石門密非所
謂善也兩義不安而彼我之情不能無嫌是以有衆
情共疑而參盟之事至此瓦屋之盟則共相疑而爲
此盟也方其未盟則宋衛遇于垂以謀之固已有不
信齊侯之意矣其既盟也而齊人鄭人伐宋信安在
哉齊能挽三國以求釋恨於鄭而不能無明年齊鄭
伐宋之師齊之罪亦可知矣夫瓦屋周地也三國會
於此既不入覲於王而刑牲歃血私相要結其蔑視
王室之罪可勝誅哉雖然是盟也其關於世道升降
之機尤不細也石門之盟聖人爲之隱憂况瓦屋乎

諸侯參盟蓋自此始由是而降不為北杏不為幽不
止也

盟于浮來

或問與大夫盟沒公及莒人盟浮來何以不沒公曰
與大夫盟沒公正也其不沒公者春秋之變文也春
秋書內盟不曰會則曰及會未有無主名者及亦未
有無主名者其不出主名者皆公也及宋人盟宿及
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及卻犇盟及孫林父盟皆不言
公不使大夫敵公也及蘇子盟于女栗亦不言公外
諸侯不宜與內諸侯盟也惟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

及齊大夫盟于莒則公之所欲而春秋亦不之諱也
會諸侯同盟于幽不言公聖人以此為春秋之變文
也諱之會盟於齊不言公楚始與諸夏盟也諱之會
盟于翟泉不言公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諱之惟公
會盟于蜀言公甚楚之強以憑陵中國故亦不之諱
也故曰與大夫盟沒公正也其不沒公者春秋之變
文也然則春秋之作何為若是之異乎魯之所諱聖
人諱之魯之所不諱者聖人亦不之諱也春秋魯史
也聖人何加損哉

無駭卒

或問無駭何以不氏或曰未命也或曰未賜族也宜孰從曰所謂未命者謂其未命於天子也春秋之際大夫皆命於其君矣固未聞有天子之命卿也何獨無駭挾為然哉所謂未賜族者蓋出於左氏羽父請族之說然以宋萬宋督之不氏左氏固以為華督南宮萬矣則是未嘗無族也然則大夫不氏正也其氏者春秋之變文也春秋之初大夫皆書名內之無駭翬挾柔溺皆名外之鄭宛詹紀裂繻皆名未聞以氏稱也自僖公以後而內之大夫未有不書氏者若臧孫叔孫季孫仲孫之類是也其甚則有生而以字書者季友仲遂之類是也外之大夫無有不氏者盟書齊高傒晉趙盾衛甯速宋華孫比比而是矣征伐書晉陽處父宋華元衛孫良夫往往而見矣此時之變也非聖人之私也春秋之初惟內大夫卒而書公子者二公子益師公子彊是也蓋以貴重書以重書也是二公子者隱之叔父也故以貴重書之非公子之貴也則亦名之而已矣故無駭挾皆不氏也然無駭挾之不氏則又異於翬柔溺之不卒矣蓋無駭挾世祿也翬柔溺非世祿也非世祿則亦不卒之矣

公會齊侯于防

或問公會齊侯禮乎曰程子曰古之治時諸侯服天子之命以守疆土以治人民其朝聘有時其出入有度無非禮者也世之亂也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強陵弱衆暴寡大者則糾合其黨以逞其私小者則附從不暇以救其亡故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矣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會皆非正也若夫彼善於此惡有重輕則各存乎其事春秋之法公與諸侯爲會則書曰公會某侯于某防與中丘之類是也內臣會諸侯則書曰某會某侯于某鄆與戚之類是也外諸侯相會則書曰某侯某伯會于某蔡侯鄭伯會于

鄧齊侯宋公會于洮之類是也唯以國之大小強弱爵之高卑爲次凡皆非王事而相會聚耳胡氏曰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爲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爲謀于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爲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翬會伐宋敗宋師

取郟取防

或問將以伐宋者鄭伯也而中丘之會序齊為首何也曰齊僖鄭莊之圖為伯也久矣蓋自石門之盟始自是而後齊鄭為一黨魯宋衛陳蔡為一黨而宋衛則其首也自鄭人來輸平以離魯宋之黨而又納祊以結之齊亦為艾之盟又使其弟年聘魯於是背宋而從齊鄭齊鄭既得魯矣又欲平宋衛以伯諸侯於是為瓦屋之盟則未知宋衛之能俯首於齊鄭也宋衛之未能俯首以從齊鄭也則又會于防會于中丘以謀伐宋然則伐宋之師是齊鄭之相為謀也非獨鄭伯之罪也以國之大小言之則齊為先矣曰帥師者

翬而敗宋師稱公何也曰翬帥師會伐正兵也公之敗宋師是奇道之兵也臣會伐而君率輕師以敗之詐也未浹旬而取其二邑貪也隱公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此其所以有鍾巫之禍歟且公豈真能敗宋者哉有齊之力有鄭之謀齊鄭方求與宋戰宋方備齊鄭之不暇是以公幸而成功爾

宋衛入鄭 宋衛蔡伐戴鄭伯伐取之

齊鄭入郟

或問齊鄭方伐宋而宋人衛人乃入鄭是奇兵也是擣虛之役也宋衛既已入鄭而又移兵以伐戴三國

雖衆其師老矣是困獸之猶鬪也四國既鬪鄭伯乘其弊而伐取之此卞莊子之術也此所以能取三師歟或疑三師非鄭之所能取謂鄭取戴非也春秋書取者有三凡邑田曰取若莒人取牟婁是也師曰取鄭罕達取宋師于囂是也內大惡諱凡滅國不曰滅而曰取若取鄆取邾取郕之類是也惟滅項則言滅公不在國故也是以不諱未有外伐國而言取也且三國方伐戴而鄭伯取戴亦無此理鄭之患三國無以異戴以患則均所讎以惡則均所疾鄭莊雖未近古詎肯棄所疾而利所危乎其入郕也往年衛師入

郕蓋自是郕從衛矣齊鄭入郕其所以孤衛之黨歟

滕侯薛侯來朝

或問諸侯朝於諸侯禮乎曰吾聞之陸象山之言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狩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朝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故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子以爲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爾非定制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

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先王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諸天下先王為之節文著為典制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周衰典禮大壞諸侯不事天子朝聘不入京師或比年以相朝或五歲以相聘自以強弱相制大小相凌豈復有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哉魯之所如者舉皆齊也晉也其甚則朝夷狄之君而齊晉楚未嘗一朝魯也魯之所受朝者滕也邾也薛也杞也曹也否

則夷狄之附庸而滕薛邾杞曹未嘗一受魯之朝也蓋齊晉伯也而楚則所畏也邾滕薛杞曹則土地狹隘兵寡眾弱而不能與魯抗也僖公立三十有二年朝王所者再而如齊者三成公立十有八年如京師者一而如晉者四下是則雖如齊如晉如楚之不常而終無有朝王所如京師者矣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

隱公薨

或問隱閔不葬左氏曰不成喪也二傳曰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也宜孰從曰二傳之言信有理抑吾攷



之春秋而不合也外之諸侯曰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許悼不合也內之君亦曰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桓公不合也或曰隱閔不葬謂其賊在內而魯之臣子可得而討也是以不葬也桓公書葬謂其賊在外而魯之臣子不得而討也是以葬之也不亦可乎曰賊未討則不書葬者謂讎不復則不葬也不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所以明為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其義未終故不敢以急葬也此賊不討則不書葬之說也若桓之被弑賊雖在外然為魯之臣子有不共戴天之讎何可以一日忘之乎不共戴

天之讎未復則臣子之職終未盡也臣子之職未盡而可以急葬乎而可以除其服乎若隱閔則以為臣子之事未終而不敢以急葬若桓則臣子之義詎可以為忠乎此皆未免有互相牴牾者吾故曰隱弑桓立國內多故不能具禮以葬則亦不書爾春秋之法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惟於魯之事則特有隱諱焉此則臣子之義也故公薨不書弑為尊親諱也不書地則亦不沒其實矣

隱十年無正

或問隱十年無正何也曰隱將孫乎桓故不有其正

月此公羊之說也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此穀梁之說也此則求春秋太過之失爾夫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事有不係於月而特係於時者則書春此自春秋之書法爾隱之春秋亦有事在正月而不書者乎蓋未之有也未之有則其不書也宜矣何用為是支離哉

春秋或問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五

桓公 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盟于越

元年

或問左氏以為易祊田經以為璧假何也曰言假則非易言易則非假向也來歸祊則鄭以此結魯也今也以璧假許田則鄭以此要魯也甚矣鄭莊之姦雄也哉不直要之而為之辭曰假假有歸之時公非不知鄭假之必不歸也而不得不從既許其假矣而後得為越之盟甚矣鄭莊之姦雄也哉始而公會鄭伯于垂則志為此會者鄭也已而及鄭伯盟于越則志

為此盟者魯也鄭伯何為志為此會哉將以要其許
 田而為此會也魯何為志為此盟哉將以藉鄭之力
 以求安其位也春秋之時篡弒之君諸侯苟列於會
 則天子亦不之討諸侯亦不之問此鄭莊之所以逆
 其意而與之會也此魯桓之所以因其會而遂假之
 以許田也會猶未足繼而盟焉則愈固矣是舉也於
 以見鄭伯之巧於要魯也於以見魯桓之急於倚鄭
 也於以見魯之不復朝周而棄其朝宿之邑也於以
 見鄭之不王而奪其所賜之地也於以見弒君之賊
 諸侯不惟不加討而又因之以為利也於以見世衰
 道微雖罪大惡極之人而往往得以自安於其位而
 無復懼也

秋大水

或問洪範庶徵春秋災異一也此年大水說者以為
 桓弒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
 之邑陰逆與怨氣并之所致豈非有合於洪範庶徵
 之意乎曰此漢儒之說也抑吾之所以論洪範者不
 然洪範之為疇也九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
 庶徵五福六極八者之疇條分品列而必以皇極居
 其中者何也蓋皇極之道立則五行順五事正八

政舉五紀協三德全卜筮得庶徵從五福應皇極之
道不立則五行戾五事乖八政虧五紀失三德失其
宜卜筮失其理庶徵失其時福極失其應蓋以一統
八而八者之用實主乎一也然則說洪範者亦論皇
極之建不建爾皇極建則彞倫叙而肅義哲謀聖有
以召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彞倫斁而狂僭
豫急蒙有以召雨暘寒燠風之恒天人之交如響斯
應幾微之際孰能識之如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
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春秋之際
災異若見此皆陰濁肆行陽明不用而天人之閒交

欽明

相感應故人之所為顛倒悖繆有以感天道之變天
之所運乖戾舛誤有以極人道之災而山崩川竭日
食地震之異水旱蝗蟲之災無日不見此聖人所以
傷之也夫豈指其一事而為一異之應哉故是年之
大水以為陰逆與怨氣并之所致可也指其事以實
之則拘矣故嘗謂推明五行之運行以關於五事之
得失而明天人感應之理者洪範之說也因洪範之
說而必欲推尋其所致之由者漢儒之說也歷紀一
時之災異而不書其故以明天變之不可忽者春秋
之所書也因春秋之所書而附會之以一時之事者

通志堂

何休諸儒之說也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或問春秋弒君而書及者三其賢之乎罪之乎曰春秋據事直書而義自見其所以書及者正以其與君存亡者爾春秋之弒君者多矣由是而併殺其大夫者亦為不少而獨於孔父仇牧荀息得書此必與君存亡者也書弒其君而曰及不曰殺而蒙弒文非能與君存亡者何以加此蓋孔父未死則與夷不可得而徒弒也仇牧未死則捷不可得而徒弒也荀息未死則卓不可得而徒弒也既弒其君而必及其所忌

則孔父仇牧荀息之事亦可知矣據傳則孔父乃穆公之所屬殤公者也荀息乃獻公之所屬其子卓者也孔父荀息存則殤公子卓與之俱存不父荀息亡則殤公子卓與之俱亡殤公子卓已弒而孔父荀息尚存則督里克不得而全矣仇牧之事雖不必如孔父荀息之受屬於先君然以傳攷之則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于門手劔而死之由此言之則仇牧生而存則萬不可以生仇牧死然後萬得以奔陳矣是亦能與君存亡者也其賢之乎罪之乎學者觀之而自得之矣

滕子來朝

或問隱十一年滕嘗來朝矣書侯之爵至此未閱二
 歲而遂書子或以為時王所黜或以為在喪稱子然
 使時王能黜諸侯則是天王能執其柄矣春秋豈復
 作乎使其果在喪則終春秋之世滕皆書子此理之
 不通也胡氏謂朝弒逆之人是以春秋貶之信乎曰
 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矣豈升降諸侯之爵次
 而亂其名實哉案春秋或稱侯或稱子或稱伯其稱
 不一惟滕薛杞耳三國皆小國也故杞稱公正也稱
 伯稱侯稱子皆降也滕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稱侯
 正也稱伯降也蓋春秋之時諸侯自恣朝會不常小
 國之諸侯介於大國之間而無以自存迫於號召之
 令而不敢不從故自貶而稱子稱伯蓋懼以公侯之
 爵來則其貢禮必重故也有如晉鄭爭承子產曰鄭
 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正此意爾當時
 之小國既以此禮來當時之諸侯亦以此禮受當時
 之史官亦以此爵書之聖人何加損哉

會于稷成宋亂

或問春秋之法為尊者諱禮也而以成宋亂則目言
 之何也曰成之為言平也蓋督弒其君而逆子馮一

國之人豈無有不順督之所為者乎四國會于稷以平之而公子馮始安於位督遂相宋公所謂平宋亂也案春秋會未有言所為者惟此年成宋亂與襄三十年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亦書曰宋災故乃特言其所為此聖人之深意不可不察也夫宋督方弑其君使四國明乎孔子沐浴請討之意則會于稷以討之可也而今其會也特以平其國內之亂而已孰謂弑君之賊可以不討而反使其國人平之乎蔡般方弑其君使諸侯之大夫明乎邾定公斷獄之法則會于澶淵以討之可也而今其會也特以宋災故而謀

更其財而已孰謂弑君之賊可以不討而反慮其失火之國乎稷之會不書以成宋亂則疑於謀討督澶淵之會不書宋災故則疑於謀討蔡是以聖人直書其所為而後是非善惡之實著矣先書以平宋亂則可以見四國不能討賊之罪矣繼書取郟大鼎于宋則可以見四國取賂之罪矣又書納于太廟則益可以見桓公同惡相濟誇大倨肆之意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或問鄧之會左氏以為始懼楚何也曰左氏以為楚卒滅鄧入蔡而其後鄭卒為楚之服役故其說云爾



然以經攷之則桓公以來楚之猾夏未見於經也況前乎是蔡實從宋伐鄭又從宋伐戴則蔡蓋宋之黨也今也宋鄭既合則其通於蔡理無可疑者然後此五年蔡衛陳之從王伐鄭則又托公義以釋私憾者也豈非鄭雖求平於三國而三國讎鄭之心至是猶未已耶然則以會鄧之書而究其終始則諸侯離合之不常亦可知矣

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或問公行或書至或不書至何也曰告至則書不告則不書此史冊之常也史之所有則書史之所闕則

不書亦夫子修春秋之法也夫書至非聖人新意也攷之於書湯既勝夏而仲虺之誥必曰王歸自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多方之命亦曰王來自奄蓋君出入重事也而可不誌乎春秋之書至蓋亦緣魯史之舊而著其反國之日月爾其不書者史闕之也不然魯君之出百七十有二自文以前公之出者八十而書至者十九自文以後公之出者九十有二而書至者乃六十有四夫以行李之往來不甚相遠而書至之多寡其相去乃若是何耶然則亦因其世代有久近耳故君之行必告廟反必告至此禮也或謂

書至之義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或錄其盟會侵伐之危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此則求之過矣若其去國踰時之久則因其書至而可以見學者比事觀之則知之矣未必聖人書至之意也

三年春正月

或問桓何以不書王曰闕文也何以知其為闕文也曰春秋無事必書首月首月必書王此春秋書法也而桓公則十四年不書王四時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此春秋書法也而桓公則二年不書秋冬吾以是知桓之春秋於是多闕文矣孔子之前史有闕文孔子

之後經有闕文孔子之作春秋也授諸弟子則其傳之也豈能無脫文哉或曰桓之無王非闕文也桓無王也元年有王始之治桓也二年復有王再以治桓也至於三年則諸侯之喪事畢矣是乃入見受命於天王之時也而天討不加焉故自是而後不復書王明桓之不王而王之失政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之終也不書秋冬亦非闕文也明天討之不加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道也桓以弟弒兄以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有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四年之不書秋冬則以天王之下聘



而天王不復討矣七年之不書秋冬則以穀鄧來朝而天下之諸侯亦無可望者矣故特不書秋冬二時以誌當時之失刑也為此說者不亦可乎曰為此說者信巧矣然以經攷之則桓宣二公皆為篡弒之主亦皆天討不加者也宣未嘗無王而桓獨無王則聖人用法何乃如是之異也況春秋書王本以律天下之不王豈因桓之不王而遂自去其王乎當時之諸侯以篡弒得國者又非獨一桓公也又何以不去王乎若經實以桓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始末盡然又奚以元年二年十年末年各書王乎若如是說則聖人

書法頓自改易又安能使學者之必知其意乎至於不書秋冬信如其說則桓十七年五月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僖二十八年冬有日而無月不知又將何說乎至若二年有王則以為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則以為正終生之卒則固不待辨而知其謬矣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或問胥命公羊以為近正穀梁以為近古荀卿亦曰春秋善胥命然則善之乎曰愈於盟可也謂之正則不可然則其所以相命者何也曰當是時王澤浸微

伯圖未起諸侯強力蓋未有以相伯也則云胥命而
 已齊衛二國皆大國也召康公命太公曰五侯九伯
 汝實征之而狄人迫逐黎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連
 率之職責衛侯則齊衛之受命於周以為侯伯舊矣
 當時齊僖自以為小伯而衛亦有圍郟入鄭之威故
 於此以侯伯之職而相命焉向也石門之盟則齊鄭
 相結將以圖伯也繼而瓦屋之盟則齊於是始有脅
 諸侯之心然而未能脅也今也胥命于蒲則又以侯
 伯之事相命亦將以圖伯也其後也又為惡曹之盟
 則又相結以為強也伯圖自是浸長矣然則二國之
 相命其五伯專權擅命之漸乎故曰愈於盟可也謂
 之正則不可

日有食之既

或問日食三十六而書既者三桓三年宣八年襄二
 十四年是也先儒於桓則曰楚滅穀鄧僭稱王之應
 於宣則曰楚圍宋伐鄭勝晉中國爭奪屈服強楚之
 應於襄則曰楚滅舒鳩齊崔氏衛甯喜弒其君之應
 其說信乎曰日食者陽微之所致也春秋以來陰濁
 肆行陽明不競陽為君為父為夫為君子為中國陰
 為臣為子為婦為小人為夷狄故凡臣弒君子弒父

妾婦乘其夫小人勝君子夷狄陵中國此皆陽微之事也奚必曰指某事以為應哉日食雖有常度至於書既則變之尤大者也此豈非陽微之所致歟若何休之說則以為先事而食後事而應其說亦太泥矣

有年

或問春秋惟桓公書有年宣公書大有年而他公不書何也豈他公皆無如此之有年乎曰非也書有年則前此未嘗有年矣喜之是以書之春秋一螽一蝻一螟一無麥禾一無麥苗則書之重民事也則其書有年書大有年者亦重民事也或謂桓宣不宜有年

其有年者異也春秋常事不書惟紀異則書之則其書有年大有年亦紀異也此為求之過矣夫桓宣固不宜有年矣而聖人豈樂天下之無年哉然以桓宣之春秋而特二年書有年則其他年之歉亦可知也天理不僭信哉

公狩于郎

或問周禮冬曰狩周之正月則夏之十一月也發微以為四時之田當用孟月正月而狩非時也然乎曰狩于郎亦言其非地爾古者蒐狩必於其封內之隙若秦之原圃鄭之具囿是也孟子曰郊關之內有囿



方四十里則是囿有常處當在郊關之內矣郎非國內之地而公狩之則過於郊而非囿有常處矣此與公矢魚于棠之類皆以其遠地也故公羊以為遠何休以為諸侯之田狩不過郊杜預以為非國內之地其言得之矣

宰渠伯糾來聘

或問宰渠伯糾或以渠為氏伯為爵糾為名或以渠伯為爵宜孰從曰渠其氏伯糾其字與南季一例爾天子之大夫稱字

甲戌己丑

或問左氏以為再赴公穀以為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信乎曰否曰甲戌之下當別有字而簡編脫爾

齊侯鄭伯如紀

或問齊鄭如紀何也曰此著紀侯大去其國之由也齊鄭為黨舊矣至是挾鄭伯以如紀非以紀之強盛而禮之以免禍也又非申結前好以息民靖國也其積心措慮有自來矣恃力以乘人之危陰險以伺人之隙齊鄭之罪可勝誅哉至莊元年而遂遷其三邑三年而薊入于齊四年而紀侯大去其國矣是以春秋詳之紀蓋與魯為婚姻之國是以來告而史書之

於策仲尼存而弗削而齊人滅紀之罪與紀侯去國之由皆可見矣

仍叔之子來聘

或問仍叔之子或以為未命未命則匹夫也匹夫不當將天子之命信乎曰此與武氏子一例爾既曰天王使之矣烏有非王官而使之者哉亦以著其世官而已矣然謂之子則必其童穉幼弱者也方周之衰小人得志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故雖童穉之子而且使之預國事矣書曰武氏子曰仍叔之子則當時大臣徇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以預國事亦可知矣彼其曰武氏子者父死而子世官之辭也此其曰仍叔之子者父在而子為官之辭也來聘非義也使仍叔之子非禮也

蔡衛陳從王伐鄭

或問從王伐鄭者獨三國何也曰此以誌周室復振之機亦周室浸衰之候也自隱以來天子不能命諸侯久矣諸侯不能奉王命以討諸侯亦久矣鄭以王之懿親而近王者也非惟朝聘之禮不行於王廷而專盟擅伐取邑易田一無所顧王之伐之固其宜也使周王能號召諸侯聲罪致討當時之諸侯又皆聞



命畢集僂力盡忠則鄭寤生雖詐猾其敢不畏服鄭服而周室中興矣今也王欲伐鄭而從之者僅三國三國豈誠尊王哉蔡衛陳之讎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衛陳蔡伐鄭十年衛宋入鄭又與蔡入戴而鄭復伐三國之師而取之桓二年陳與鄭雖會于稷蔡與鄭雖會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衛之隙未解則陳蔡之黨未散而讎鄭之心未已也今天討有加於鄭而三國從之是亦托公義以濟其私忿爾三國非有誠於從王之心鄭莊亦有敢於敵王之意鄭不服而至於戰戰不勝而至於敗周之威令於是益不行於天下矣天下事無復可為矣故夫東周之不競則鄭莊之為也

大雩

或問書雩之義曰春秋書大雩者二十而此其始也左氏以為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之宿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為求雨之祭過則書公羊曰旱祭也謂之旱祭則不拘於龍見之時矣要之龍見而雩自是常祀旱而雩則因旱而後雩也經無建巳之月雩者則知雩乃旱祭也非失時之謂也書雩以見旱也周禮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是也公



羊謂之記災信矣然聖人不特為記災書也書之曰大則其為僭可知矣聖人於魯之僭禮皆不直書必因事而後見如書禘則因吉禘于莊而書如郊則因卜郊不從乃免牲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而書聖人之意微矣

螽

或問書螽之義曰春秋書螽者十一記災也螽之為物常因旱而生書雩書螽皆旱也

寔來

或問寔來之義曰說者以為州公為寔內諸侯而朝

曹王臣無外交故書而寔來則以為闕文夫以寔來為闕文可也然州公如曹疑於魯無甚相干涉者如齊侯鄭伯如紀則紀實魯姻其後會于成紀又來朝最後盟于黃則皆為紀故春秋詳紀事故錄之若州公如曹則外相如不書之例也其書必以接我而書之是以正月書寔來則寔即州公名也不書爵則知其為失地之君矣不書來朝則知其不復其國矣似乎其說稍通

大閱

或問書大閱之義曰經書大閱者一大蒐者三皆僭



也胡氏曰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
 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
 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
 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
 亦不同矣書大閱非禮矣

蔡人殺陳佗

或問公穀以陳佗為外淫而子不從何也曰據左氏
 陳侯鮑卒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佗為弑逆之賊也
 然經無明文公羊以為陳佗外淫穀梁亦以陳佗淫
 于蔡或者又以為陳佗陳人也而蔡人殺之則其必

有罪而奔蔡者也愚以為果若是則春秋必不書之
 矣蓋春秋載他國之事非有關於大故者不書此蓋
 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楚人殺夏徵舒之義也然
 佗之弑逆春秋不書則史闕之耳案經諸侯雖篡弑
 苟踰年則皆以成君稱之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
 則稱君蔡般弑父者及其被殺則稱侯陳佗既踰年
 矣而不稱君何也齊無知亦踰年而不稱君蓋當是
 時一國之人猶知其為弑逆也異邦之人猶知其為
 弑逆也故皆以討賊之辭名之若夫子之修經則錄
 其實而已矣

子同生

或問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一年書子同生何也
 曰此說者所以求其說而不可得也或謂魯惠無適
 子隱桓皆庶所以啓桓篡奪之禍今桓公實生適子
 以喜書也或謂莊文成襄皆適嗣也而獨書子同生
 者此聖人所以正周公之後而決後世之疑也或謂
 此蓋爲莊公如齊納幣張本爾古者天子諸侯十五
 而冠二十而娶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即位二十有
 二年始納幣二十四年始如齊逆女其年已踰三十
 七八年矣蓋文姜必欲娶於母家故踰時越禮一至

於此其後冢嗣不立弒逆相繼魯幾不能自保所謂
 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者也要之皆不然國之重器
 莫重於適嗣適嗣不正則禍亂生焉古者適子生必
 以禮舉之所以正國本係人望而絕庶孽覬覦之心
 也此大事也經烏得而不書後世配適奪正之事所
 以紛紛而起者正緣名不正而適以召亂耳然則世
 子生而必書者正春秋意也然而君苟不以世子生
 之禮舉之則史亦莫得而書矣史莫得而書則聖人
 亦莫得而書矣故曰書子同生者以適子之禮舉之
 也若其受制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娶以至於失時越

禮則可以因是而攷之矣

紀侯來朝

或問紀侯朝魯何也曰此紀不能自存而托魯以自存也桓公篡弒之人自保不暇安能庇人乎昭公主齊終以客死鄭伯主楚終於乞盟紀侯主魯終於去國非所主也

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

或問穀鄧何以書名曰或以為朝弒逆之人則貶而名之或以為失地則名夫桓誠弒逆之人也然中國之諸侯既與之為會盟矣何責於穀鄧之小國乎若

以失地則名不見其失地之由據左氏則楚卒滅鄧在莊之十六年則穀鄧之滅於楚當不在此時且既謂之來朝則非失地之君矣春秋夷狄之附庸皆書名蓋因夷狄附庸之例也曰穀伯鄧侯者中國之爵也名之者夷狄附庸之例也存中國之爵而以夷狄附庸之例名之則卑而遠故也以至卑至遠而來朝此罕見之事也是以史官書之曰某國君某來朝所以誌之而夫子亦因之爾然穀鄧自是不見於經則其失爵而入於夷狄為附庸亦可想見矣然則穀鄧至遠於魯何以來朝曰穀鄧邇楚之國意者楚日浸

強將有吞併二國之心而二國之君以魯為東方之望國庶幾其能安我而來朝以求援耳而不知魯之不足恃也弑逆之人得免於討幸矣安能為人謀哉於以見中國之不振旅而小國不能以自存也於以見夷狄浸強而先王所封之爵至是而漸為其所併也於以見大義不明而弑逆之人天下不知其為賊而小國猶欲朝之以為援也

春秋或問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六

桓公

正月己卯烝

八年

或問書烝之義何也曰胡氏曰案周書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改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烝享猶用夏焉然則司馬仲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用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贖書

也

冬十月雨雪

或問十月雨雪常事也何以書或曰此春秋以周正紀事之一證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紀季姜歸于京師

或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而先書來何也曰此與祭伯來一例爾蓋私來也王臣無外交祭公來非禮也其逆王后于紀何也紀之於魯蓋婚姻之國也紀齊難於魯而王娶后於紀則魯實為之謀也天子之娶女於諸侯也使同姓之諸侯為之主太上無敵

也故紀季姜之歸于京師魯實主之魯急於固紀是以因祭公之來而使請於王以逆后爾當祭公之來王固未有成命使之逆后逆后之命其殆出於祭公來魯之後乎因祭公之來魯而遂逆王后于紀非端本之道也然春秋書逆王后者二桓八年及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是也然惟紀季姜書歸於京師而劉夏之逆后不書歸則祭公之逆以魯為之主而書之也劉夏之逆以其過魯而書之也魯為之主故書歸不為之主則亦不書歸矣劉敞以為劉夏之逆后則士也祭公之逆后則公也使公則已尊使士則

已卑卿逆之公監之乃合於禮其理或然或以遂為專行之辭然以理度之必無此事豈有逆王命而不由天子之命乎亦必不然矣春秋書遂皆繼事之辭非必皆專行也僖四年侵蔡遂伐楚是蓋先侵蔡而遂伐楚也僖三十年書如京遂如晉蓋先如京而後如晉也此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蓋先來魯而後遂逆王后于紀也但其始來之初不為逆后而來而卒以逆后歸耳故夫遂者繼事之辭也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或問公與衛侯約會于桃丘而弗遇何也曰齊鄭之

如紀將以圖紀也而紀會公于成又朝于我納后于周又以魯為主皆將以固紀也齊鄭急於圖紀故不得不急於謀魯伐鄭之役衛實從王則鄭與衛有隙矣故魯桓因而會之將以為援也然蒲之胥命則齊與衛亦既修舊好矣衛始以鄭之怨而約與魯會終以齊之故背魯而弗來蓋公之所以弗遇者齊與鄭實軋之也是以有郎之戰爾書曰弗遇罪不在魯也

來戰于郎

或問桓公弒逆之人天下之大惡也齊衛鄭之來伐未為無辭而春秋以來戰為文何也曰桓弒逆之人

天下之大惡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則既與之為好矣今之來戰非有名義之可仗不過以私怨小忿親帥其師而來戰於魯之近邑舉兵深入而實未有辭也書曰來戰于郎罪不在魯也

齊衛鄭盟于惡曹

或問此郎之諸侯也曷為稱人曰春秋書法凡一役而再見者人之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三國既以不道與師而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以為惡曹之盟使鄭莊

不死則三國之黨不分而魯之兵禍未有已也書郎之戰而繼以惡曹之盟三國之惡稔矣抑是盟也又豈特以抗魯而已哉齊鄭自石門之盟而有意於伯齊衛自蒲之胥命而有意於伯今也三國合而為惡曹之盟不特以抗魯也亦將以抗王也鄭既有敗王師之罪矣而其後齊亦滅后之母家衛亦抗于突而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春秋惡之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或問祭仲之事公羊以為知權何也曰甚哉公羊之謬也愚嘗撫其言而論之公羊之言曰宋人執祭仲

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愚請反之曰祭仲不從其言則身必死國必不亡祭仲死則鄭怒於宋民知有義宋必不能逞志於我從其言則身可以生易死君必出國必亂少遼緩之然後出突而反忽是逐二君

也古人有權者不如是也權者何權者合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正理無所設行權有道必度義以行權不肯經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何者若祭仲知權者宜致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乃可矣且祭仲謂宋誠能以力殺鄭忽以滅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劫之矣如力不能而誇大爲言何故聽之且祭仲死焉足矣若不能是莫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以爲行權亂臣賊子孰不爲此乎故曰甚哉公羊之謬也突不係以鄭

何也曰小白係以齊明當有齊也子糾不係以齊不當有齊也忽係以鄭明當有鄭也突不係以鄭則其不當有鄭也可知矣曰君在喪未踰年稱子忽立三月矣何以不稱子而稱名曰此爭國之辭也曹羈雖立而未成君也鄭忽雖立亦未成君也未成君者蓋其國人亦未之君也未之君則其與突何異焉忽之名與突無異而係忽於鄭則有異矣至於復歸於鄭則稱世子何也曰此正其為世子也正其為世子則突之不當立明矣

柔會盟于折

或問柔何以名曰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其始於柔會宋陳蔡之盟乎先儒皆以為貶而稱名然謂之貶而稱名例也公子結何以不貶夫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而何必求之過哉故嘗謂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自其有無駭之帥師也然後有翬有慶父有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帥師矣自其有柔之盟也然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釅仲孫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邾子盟于句繹矣然則折之盟何也曰鄭連齊衛與魯為讎陳蔡從王與鄭為讎久矣今鄭莊已死而宋有立突之功折之盟其殆欲倚宋以平魯鄭陳蔡而將以定突之位乎魯桓以為鄭突猶已匹也是以汲汲而為此耳蔡叔何以稱字曰諸侯之母弟稱字者非大夫也此年蔡叔十五年許叔十七年蔡季莊四年紀季是也其稱名者大夫也

會于夫鍾于闕于穀丘于虛于龜于武父或問公與宋公四會一盟春秋列書而不置何也曰亦可以見春秋之會盟無一足恃者矣突以弟篡兄倚宋之力而得國而突之賂於宋者未滿其欲也是以責賂於鄭公於是四會一盟以求之而宋終不與之平也然則宋之猜貳無厭可知而魯之強聒不捨亦已甚矣始也為人謀事而欲解其讎終也怒其辭平而復黨其惡魯之罪可知矣受人之惠而忘其德忿其小怨而至於用兵鄭之罪可知矣執人之權臣而使之出其君納篡弒之人而多責其賂宋之罪亦可知矣皆罪也而魯尤甚且不謀人之事則已五反而不合至於結黨而交兵謀人之事者固如是乎或



曰突篡君也武父之盟書曰鄭伯何也曰諸侯雖以篡得國苟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以為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君之從其實也武父之鄭伯是也苟其雖正適而未成君也其大臣不之君其國人不之君列國之諸侯亦未以為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名之從其實也曹羈鄭忽是也聖人何加損焉

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或問戰而書及何也曰戰而書及皆公也此年戰于宋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皆公也胡氏曰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公會紀侯戰齊宋衛燕師敗績

或問此一役宜可以固紀矣而紀不免於亡何也曰此所以速紀之亡也向也齊鄭如紀將以襲紀也紀

倚魯以為重一會于成再來朝三納后於王皆將以固紀也齊衛鄭來戰于郎矣又盟于惡曹皆將以抗魯也今者魯宋有隙齊又挾宋衛燕以圖紀魯鄭援紀而與戰而四國敗績焉紀之亡形成矣夫以垂亡之國而獲勝捷之功此可喜也以大國之勢而蓄必報之憾甚可懼也公之所以為紀謀者既無以為固紀之道而徒挾鄭以與人戰幸而勝齊彼將謂可以固紀矣而不知所以速紀之亡者在是役也迨夫紀懼亡之不給復為黃之盟求以安紀亦晚矣胡氏曰齊為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諭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効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遂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同力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讎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辭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

公會鄭伯于曹

或問陳氏曰凡君在喪稱子僖九年宋子二十五年

衛子定四年陳子衛宣未葬則其稱衛侯何不以居喪之禮出也衛朔宋固成三年陳溺襄五年猶踰年也鄭費成四年未踰年亦曰鄭伯甚矣春秋之法苟在喪未踰年不成君是故衛成公不書卒鄭厲曹羈之奔也但書名此亦未踰年也而自稱鄭伯吾從而志之無改焉可也以其不成君則春秋不可以不辨苟繼世矣則春秋弗辨也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爾

春無冰

或問無冰何以書曰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之盛也夫陽氣之在天地閒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故夫藏冰發冰者此變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冰不獨志恒暘之異常燠之罰而亦以備暑之無其備也

御廩災乙亥嘗

或問春秋常事不書禘祀烝嘗常事也何以書曰春秋書烝嘗者二惟桓八年兩書烝與此年一書嘗而已蓋春秋常祭凡得時與合禮者皆不書如有事于太廟有事于武宮皆不書祭名所以書者為事起也惟桓兩書烝嘗書烝則以其黷烝而書也書嘗則以災之餘而書也夏五月而烝秋八月而嘗皆黷祭也

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

或問書以之義曰春秋書以者三此年及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伐楚是也以前者能左右之而行己意也齊蔡衛陳本無意於伐鄭而伐鄭者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伐齊者魯以之也吳子本無意於伐楚而伐楚者蔡侯以之也春秋書擅征伐皆惡之而況於以人之兵而伐人之國哉大亂之道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王猛之所以居於皇者劉單以之也尹氏以王子朝奔楚則王子朝之所以奔楚者尹氏以之也此皆非其本意而為入所以之稱或曰齊桓晉文之用諸侯也不曰以何也曰桓文倡尊周之義而率諸侯以從之用伯討也宋魯蔡挾一己之忿而乞師於他人以用之報私怨也用伯討猶出於人心之所樂從報私怨恃強而

呂氏春秋卷九

通志堂

來耳宋人之始出忽而立突也不智其次責賂而無厭也不義其卒以四國之兵伐鄭也不仁不仁也不智也不義也宋之罪可逃哉至於四國從之伐鄭則四國之罪亦可見矣齊方有喪而會伐又其甚者也

鄭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或問君在喪未踰年稱子忽立三月矣何以不稱子而稱名曰此爭國之辭也曹羈雖立而未成君也鄭忽雖立而未成君也未成君者蓋其國人亦未之君也來之君則與突何異焉忽之名與突無異而係忽於鄭則有異焉至於復歸於鄭則稱世子何也曰此正其為世子則突之不當立明矣或問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此年鄭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哀十年邾子益來奔皆名之然案左氏則突之出奔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何也曰書曰鄭伯突出奔蔡則突之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衛孫林父殺子蟠子伯子皮而衍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欵出書奔而已矣曰鄭忽之出奔衛則見祭仲突之出奔蔡則不見祭仲何也忽之出特祭仲之為耳非忽罪也是以

見其故突之出非特其臣之罪也突實有國而出於其臣乃其所自取爾故以自奔為文忽奔不書子而突奔則書伯突之君也久矣而忽之復歸于鄭稱世子何也突雖君而忽世子之位終不絕也忽世子之位不絕則突之不當君明矣忽之奔也名以其未成君也其復歸也稱世子正其為世子也春秋別嫌明微是非若世子而不得正其名則亂臣賊子得志於天下矣其書復歸何也曰復其位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曹伯襄復歸于曹衛侯鄭復歸于鄭皆復其位之稱劉子曰復歸有二義有諸侯之歸有大夫之歸諸侯歸可言復大夫歸不可言復諸侯世國可以言復大夫不世官不可言復謂可言復而不言復者奪其國之意也不可言復而言復者致其竊取位之意也

鄭伯突入于櫟

或問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而獨書入于櫟何也曰胡氏曰

制邑之死號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之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立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

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或問兩會伐鄭何也曰春秋書會盟會伐會救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後盟會于某而後救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袤之

會先會而後伐也左氏以為謀納厲公或疑宋既以齊蔡衛陳責賂於突而伐鄭不冝今年又謀納厲公遂謂袤之會曹之會是皆伐突以救忽然以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冝會宋以伐突春秋諸侯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今但據其伐鄭二字言之則是時突在櫟忽在鄭則其為伐忽明矣向也宋因責賂於突而伐之矣今也忽入而突出突出而復入櫟突蓋宋昔時所納者也又安得不助其昔時所納之人哉突之歸于鄭也忽奔于衛而袤之會則衛與焉忽之復歸于鄭突出奔蔡而曹之會則蔡衛與焉衛不應伐忽以

四十六
欽明
納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離合之不
常可勝辨哉但自是而後忽之事春秋不載亦未嘗
稱其為君意者自伐鄭之後而突遂有鄭國乎其入
也稱鄭伯突其卒也稱鄭伯突則夫其後與齊侯遇
于垂從齊桓會于鄆所謂鄭伯者即突也左傳載忽
立二年而高渠彌殺太子忽於桓十七年而立子亶
十八年齊殺子亶而立子儀至莊十四年傅瑕殺子
儀而納厲公然皆不見於經則未可盡信也王氏曰
突之未出也宋方有所責故嘗伐之突之既出也宋
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

已出而公與宋伐鄭向者相戾之深今也相周之固
豈無意而然哉於戲悲夫春秋之世弑逆公行固有
自而然邪蓋以正繼正禮之常也諸侯無所求以亂
易亂國之釁也諸侯有所責故利其亂則幸其危貪
其賂則黨其邪聖人觀其聚散而求其情書其向背
以見其故故自突入櫟公及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
鄭無他賂故也案春秋之初蔡衛凡同會皆序衛上
隱四年蔡衛會伐鄭十年蔡衛會伐戴桓四年蔡衛
從王伐鄭十四年宋人以蔡衛伐鄭今年春蔡衛會
魯宋于曹蔡皆序衛上至於四月之會伐則衛序陳

上蔡又在陳下何也曰先儒以為後至也夫王制諸侯之爵先後固有序矣春秋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先後浸易其序而名分亂矣

衛侯朔出奔齊

或問奔君書名以其嘗失國也失國而名之者蓋誌其某國君某云爾衛侯朔名鄭伯突名宜也而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何以不名襄十有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又何以名曰奔而名者國非其國矣奔而不名者國猶其國也鄭伯突出而世子忽入國固忽之

國也衛侯朔出而公子黔牟立國非朔之國也晉文有憾於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而反衛侯是則國猶鄭之國也故其奔也不書名衛侯衎出奔齊而剽已立則是國有二君也故其出奔也名之不然則無以別二君也鄭之出也而叔武立其從會也則稱衛子以見武之未嘗為君也武雖未君而鄭嘗失國也故其入于衛書衛侯鄭以見其嘗失國也衎之出而剽立其從會也則稱衛侯以見剽之篡也剽雖篡而衎之位終未絕也故其入于夷儀也稱衛侯所以正

其爲侯也聖人書法之嚴如此哉若夫魯昭在郟內無篡立之君則魯昭之位未嘗絕也衛侯鄭在楚而叔武攝事則衛侯鄭之位亦未絕也衛衍在夷儀而剽猶在衛則衍之位猶未正也故剽之弒也稱君而經書衍復歸于衛鄭伯突在櫟而忽浸弱則鄭突之位可以漸正也故忽但稱世子而突稱伯其復歸于鄭也不書聖人之書此也紀其實而已矣

蔡季自陳歸于蔡

或問蔡季不名何也曰突歸于鄭則名之赤歸于曹則名之以其爭國也爭國則名之以別於二君也蔡

季歸于蔡則不名以其非爭國也言不終於爲君也春秋之時篡亂已甚兄弟爭國者有之若突忽之相攻魯桓之弒逆父子之爭國者有之若衛輒之拒商人之弒人倫亂而禮義滅矣蔡季之輕已出外則不利之也其歸也以國人之所嘉而已亦無所利焉卒之終不有其國若季者過人遠矣劉氏曰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鍼無以異秦伯之弟鍼以富懼誅蔡季以賢見疑俱不能安其身而季爲顯矣太子申生知必不免而終不去以逞其父之欲衛公子伋知必見殺而終不忍逃以遂其弟之求行非不難也而

春秋不貴是皆不明於權也使申生衛伋深見輕重之分固負罪引慝超然遠舉必毋陷其父兄有不義之名豈不為賢哉上為吳大伯下為蔡季使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閔子之所以稱孝也

葬蔡桓侯

或問葬未有不稱公者而蔡桓獨以侯稱何也曰稱侯正也稱公非正也或謂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諸侯葬而魯往會從其臣子而稱之亦可謂禮矣然則蔡之稱侯是傳之失也然其實不然周之盛時諸侯薨皆請謚於天子案晉仇卒於平王之時

謚曰文侯以謚加本爵是以知請命於天子也是後周益衰諸侯薨不復請謚於王五等之爵皆稱曰公乃臣下之自謚爾而蔡侯稱侯則知其請謚於天子明矣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劉氏曰人多愛其君矣莫能愛君以禮而蔡季行之此賢者之所以異於眾人也胡氏曰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
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葬我君桓公

或問桓公書葬何也曰魯桓弒兄而自立隱有孫桓
之志而桓忍弒隱之心偃然居位者十有八年而見
弒於姜氏天理亦不僭矣然其所以至此者則夫不
夫婦不婦也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豪髮不敢越者
夫豈強拂人之情性而以繁文末節為尚哉經國家
定禍亂而杜未然者也泉水載衛女思歸而不得載
馳載許穆夫人歸唁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
父母在則有歸寧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

四

春秋或問卷第七

莊公

夫人孫于齊元年

或問夫人何以不氏曰春秋書孫者三此年及閔元年夫人姜氏孫于邾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凡皆內無所容而出奔也內諱奔故曰孫孫遁也言孫則有孫順之意使若不為臣子之所逐所以全恩也然此年夫人孫于齊不書姜氏而哀姜之孫于邾則書姜氏至於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則又不書姜氏或者例以為闕文然以鄙意思之若以是為闕文則春秋之可以闕文言者固多矣奚獨此哉竊意此年夫人

呂氏春秋或問卷七

通志堂

孫于齊不書姜氏者蓋前年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今年孫于齊者即如齊之姜氏也閔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蓋前年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則其所謂夫人氏之喪至者即薨于夷之姜氏也此蓋蒙上文而書之若夫夫人孫于邾則上無所見故不得不以姜氏稱也春秋書法固有前目而後凡者則其書夫人書夫人氏者亦此例耳曰然則文姜只書夫人哀姜加以以氏何也曰經書夫人某氏者所以別其為某氏也如書夫人氏則猶母氏伯氏仲氏之謂爾所謂夫人所謂夫人氏者固通稱也似不宜以此而別輕重也曰然則文姜哀姜之事固無貶乎曰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繼書公薨于齊繼書夫人孫于齊則文姜之罪著矣前書公薨繼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則哀姜之罪著矣夫苟有以著文姜之罪則夫婦之義絕矣苟有以著哀姜之罪則母子之義絕矣夫婦之義絕子母之義絕則凡人爾此不待貶絕而自見也曰文姜之會齊侯與其薨其葬皆書夫人姜氏哀姜之葬也亦稱小君則猶魯之夫人也聖人之書也無異辭毋乃溷於名實乎曰桓雖見弑而莊公之於母也一以夫人之禮事之閔雖見弑而僖公之

於哀姜也一以小君之禮葬之彼且以為夫人也我可不謂之夫人乎彼且以為小君也我可不謂之小君乎聖人書法亦紀其實而已矣至於事之得失是非則世必有能辨之者而孔子所書則實錄也然胡氏之說則學者不可不知胡氏曰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公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

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誼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劉氏曰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得而致也為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母子至親而不得不絕者義也

單伯送王姬 築王姬之館于外

或問單伯送王姬何也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



主之蓋以天子之尊而與列國議婚姻之好論好則
瀆君臣之分而敬有所不足明分則廢君臣之好而
愛有所不通此所以嫁女納后必使同姓諸侯主之
也主諸侯所以盡愛敬必同姓所以重本支王姬將
下嫁於諸侯必使魯主之蓋周之先以周公懿親爲
之主自此以爲常故魯常主之他公不書而獨莊公
書者二其他常事不書故也莊公有父之喪其讎在
齊義不與共戴天天王不能爲之誅而俾之主婚姻
之禮天王之非可知也莊公在寢苦枕塊之中其義
爲不可受而受之莊公之罪又可知也知其不可而
爲之爲之築館于外亦非也穀梁曰仇讎之人非所
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
築之於外也此言當矣然單伯或以爲周大夫或以
爲魯大夫以經攷之則魯無單伯也且古姓氏或以
國或以字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諡或以事或以居齊
魯秦吳則氏以國也孟仲叔季則氏以字也曰留曰
黃地也司馬司徒官也文武成宣之族則氏以諡也
巫乙匠陶之類則氏以事也東門北郭之類則氏以
居也春秋之時在魯則有仲叔季孫之類在晉則有
范欒狐趙之類在齊則有高國鮑晏之類衛之孫甯

宋之華樂未聞有在魯而為晉之氏族在齊而為宋
 衛之族也單伯周之世族也周有單襄公簡公豈有
 單伯哉諸侯大夫無稱伯者如毛伯召伯凡伯皆王
 朝之卿士則單伯天子之卿也明矣或疑鄆之盟經
 書單伯會之于鄆稱單伯會諸侯則單伯為魯人也
 猶曰叔孫豹會趙武屈建而已若單伯為周大夫則
 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鄆不得屬會于單伯也又文十
 四年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單伯至自齊與季孫意如
 至自齊為一例不應周大夫而書至自齊也此說似
 矣然經書單伯會伐宋又書單伯會于鄆謂鄆之會

不得屬會于單伯則單伯會伐宋亦不可乎苟單伯
 會伐宋而可則單伯會于鄆何為而不可且宰周公
 劉子之會皆公會之既書公會則不得不書宰周公
 劉子會矣此自文體然也至若單伯之至自齊則為
 魯故也為魯故而執於齊則其至也又可以不誌乎
 然則單伯之為天子大夫明矣曰然則築王姬之館
 于外何也曰此魯之臣子以為義不可以館之於內
 也且其不知則已夫既知之而乃築之于外誣
 曰我庶幾得哉若是則不如不知之為愈也且天
 王之命魯非也為魯之臣子者可以辭矣辭之以

居喪可也當是時晉鄭曹衛皆同姓豈獨魯哉亦申其誠請可矣胡氏曰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或問王何以不書天曰春秋來錫命者二賜命者一此年及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是也凡言來錫命皆非禮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賜則有加於錫矣然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杜預孫公皆以

為王者之通稱非也或者以為缺文理或然矣說者以為去天以示貶則失之彼謂春秋皆書天王不應只書王耳春秋不書天者惟此年與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三月王使召伯會葬而已為先儒之說則曰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又反錫之命僖公成風妾母也而王使人歸含且贈又使人會葬成其為夫人使妾並適此二事最大故皆去天以示貶謂其不能奉天也此其說只在拘春秋書天王之例故有此說春秋之作

為尊王而作也而已自貶天王何以責人乎榮叔歸
 含且贈與宰咺來歸仲子之贈一例耳何以不去天
 而示貶乎以名冢宰為貶則榮叔何以不貶乎豈歸
 仲子之贈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又豈歸成風之
 含贈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此其不通也明矣

齊師遷紀邢鄆郛

或問書遷之義曰經書遷者十而其義有二焉有強
 人而遷之者有自欲遷者若齊遷紀邑宋人遷宿齊
 人遷陽此強而遷之也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葉
 遷白羽遷于夷遷容城蔡遷州來此其自欲遷者也

強而遷之者三此獨稱師者豈齊襄恃其兵衆以迫
 脅小國而遷其人民故聖人詳而錄之以見其強暴
 之甚歟且諸侯之國皆受之於天子其封域有定分
 人民有定居強者不可以力併詐者不可以誕取若
 紀者豈非受之於天子者邪若受之於天子則齊烏
 得而遷之今也至於遷其三邑而無所顧忌則是王
 法不存而詐力勝小國烏得不日侵月削以至於亡
 也凡書遷與書取異取者取其土地耳未若遷其民
 之酷也遷其民則父子兄弟離散而民失其常居矣
 恃衆以遷紀之民此聖人所以書師以深疾之歟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或問姜氏會齊侯聖人備書於冊何也曰此所以發夫人羞惡之心以為後人之鑒戒也以經攷之夫人姜氏自孫于齊之後此年冬會齊侯于禚禚齊地也四年享齊侯于祝丘祝丘魯地也五年如齊師師則衆在焉七年春會齊侯于防防魯地也冬又會于穀穀齊地也始而會焉繼而享焉享則禮有加矣又繼而如齊師如齊師則無羞恥於衆矣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載馳之詩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序詩者以為刺襄公之無禮義

也敝笱之詩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序詩者以為惡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猗嗟之詩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序詩者以為刺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防閑其母也夫齊襄之惡人皆知惡之矣而其原則在桓之不能防閑其妻桓之失人亦皆知之矣而莊公之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則世或未之察也善乎趙子之言曰子可以制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臣之主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恭以事母威

刑以篤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之威命不行而哀感不至耳

溺會齊師伐衛

或問溺何以不氏曰石氏曰溺之不氏說者曰大夫不可以專入邑帥師入邑自無駭始大夫不可以專伐國帥師會諸侯伐鄭自翬始大夫不可以專會諸侯盟會諸侯盟折自柔始春秋之時大夫專會紛紛皆是誅之則不可勝誅誅其始僭而已此其所以不稱族也至於溺會齊師伐衛非始僭也謂其不當黨仇讎以伐同姓也是以去氏以貶之為此說者亦巧矣然挾之卒也不氏又不知其何以貶之乎宜吾曰春秋之初大夫皆不以氏見也

葬桓王

或問天王崩有書葬者有不書葬者何也曰不書葬者是魯不往會也或曰不書葬者公親會也書葬者公不親會也不言葬者常也言葬非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然比事而觀則葬諸侯不書公葬天王亦不書公文無異辭則其為公不親往也明矣文六年使公子遂葬晉侯九年叔孫得

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十一年使叔弓葬宋公三年叔弓葬滕侯二十二年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葬諸侯使卿葬天王亦使卿魯之夷王於諸侯也可知矣蓋猶有甚焉者成五年定王崩不書葬而十年晉侯孺卒公如晉襄二十八年靈王崩不書葬而楚子昭卒公在楚於天王則不葬於諸侯則會之於夷狄則會之何為者哉春秋諱公之葬晉侯也故書曰公如晉諱公之葬楚康也故書曰公在楚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紀季以鄆入于齊

或問紀季以鄆入齊或曰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得去國君子無避外難紀季皆犯此三者其惡可知也紀之為國本受之天子雖諸侯不可以其國而與敵况於季為人弟義當與之同休戚而乃裂其邑以事讎使其勢益孤而無以自存則季之為也或曰齊為無道紀侯事之而不得免焉固不忍闔其民也逡巡有去志紀季由是以鄆入于齊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姑以存宗祀焉其亦可也二說將孰從曰以春秋一書攷之則可見矣春秋之法凡人臣竊地以逃者必書奔如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莒牟夷以牟婁及

防茲來奔之類是也今季不書奔則非奔也凡臣竊地以自恣者必書叛如晉欒盈入于曲沃以叛是也今季不書叛則非叛也不書奔不書叛而直以鄗入于齊則是以鄗入于齊而求存其宗祀而已尚奚疑哉曰然則比之微子何若曰不類微子之事昔人以爲微子度紂之必亡抱祭器而歸周蓋深覩夫存亡消長之機以求存其宗國其實不然蓋微子紂之庶兄也比干箕子皆宗臣也比干既安於義之當死箕子則以爲我無臣僕從人之理而詔王子出迪故微子之去所以存宗祀也然所謂去者非謂紂之國未亡而微子先抱祭器以歸周也出於自靖自獻之心不忍與比干相從於死而懼其後之無以繼也是以去之及武王克商然後面縛銜璧衰經輿櫬而歸周以求存宗國夫豈殷國未亡而先棄宗國以從人乎若紀季之事則紀侯不能下齊又自度不能死守其國故以鄗與季而使之入齊以爲附庸是微子之歸周蓋在於商紂既亡之後而紀季之入齊乃在於紀侯尚存之時微子之歸周出於理勢之不得不然而紀季之入齊則出於紀侯之命紂未亡而微子遽歸周則微子爲不仁紀侯不能死守其國而紀季不以

鄗入于齊則紀季為不智故曰紀季之事出於不得已而然耳

公次于滑

或問書次之法曰有伐而書次者有救而書次者有侯而書次者伐而書次者有整兵謹戰之意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書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次于匡救徐次于聶北救邢是也侯而書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師次于郎以侯陳蔡是也此年次于滑而不言其所以則其所以次者亦無謂矣是將救紀而不能也自齊鄭如紀之後紀之所恃者惟魯而已紀之於

齊有積年之恨魯之於紀有婚姻之好紀之有難魯當救之可也然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報尚安能謀既危之紀而存之乎自知其不能而姑欲竊救弱之名以次于滑則亦無謂而已矣書此不惟見魯之不能救紀亦以見魯之不能憾齊也

紀侯大去其國

或問紀侯大去其國聖人之書此也罪之乎許之乎曰春秋之際小國介於大國之間日見侵削不幸而如紀之事固難乎為紀矣滕文公問於孟子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

則可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又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邠人從之者如歸市君請擇於斯二者孟子之所以為滕文公謀者不過此二說而已紀之見偏於齊也使其有大王之德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委而去之可以為仁使紀侯明乎世守之道則築城鑿池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可以為義今紀侯未見其有強為善之實則其仁不足稱也又不能效死而不去則其義不足道也方之大王養人之言則不類比之孟子世守之說

則有愧矣聖人之書此也非罪之也亦非許之也直傷之而已矣紀之可傷則齊可惡矣夫紀之見疾於齊也久矣紀之所以圖免者亦至矣始會于成再來朝將倚魯以為重也而魯不足倚已而嫁女於王將依天王以為安也而天王不足依已而會于黃以圖釋齊之憾亦可已矣而齊之貪未止也至襄公時卒遷其三邑之民紀知齊之決不可事也以先君之故而謀以鄙入之亦庶幾稍釋其怒矣而齊之欲未息也三國為垂之遇是將以兵壓境矣紀侯為是妻死不暇葬委而去之已去其國而叔姬歸于鄆悲哉國

魯人春秋或問卷七

十一

通志堂

滅而身不知所存兄弟訣別而骨肉離散沒者以齊故而不及葬生者以齊故而不獲其所歸紀之不幸也甚矣聖人傷紀之不幸則齊之惡可知魯之不足倚也又可知天王之不足依也又可知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悼紀也惡齊也病魯也又以病天王也雖然諸侯而去其國非義也

會伐衛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衛

或問衛侯入于衛何以不言復曰案春秋奔君言復者皆復其本位之辭也是故鄭世子忽復歸於鄭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侯衎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皆書復以明其本有而今始復也其或歸不言復者未得國也鄭突入櫟不言復衛侯入于夷儀不言復蓋未能復國也故不言復非未得國也而不言復則非奔君也蔡侯歸蔡陳侯歸陳是也若衛侯朔則嘗有國矣已而出奔今其歸也不書復直曰入而已矣凡書歸皆易辭凡書入皆難辭許叔入許猶有鄭難焉鄭突入櫟猶有忽在焉衛侯入于衛猶有黔牟在焉衛侯入于夷儀猶有剽在焉不然則直書歸而已矣書入而不書復以明朝之不當有國也或曰朔之立出於先君之所命何以不當有國曰以適言

朔之立出於先君之所命何以不當有國曰以適言



之則伋當立其次則壽朔與宣姜搆伋於衛宣公爲之殺伋及壽衛人爲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是朔之不當立也明矣朔之不當立也而先君欲立之當是時使其國人安之以爲君爲天王者亦可以治其舊惡而廢之而況國人怨之而不與乎天王因國人之所不與也而命黔牟此固義之正也五國不恤天王之命而欲納朔天王以大義之正而救黔牟爲五國者亦可以退聽矣而五國連兵必欲納朔而後已魯以冬伐衛而秋始至則五國連兵以抗王人也可知五國連兵以抗王人而朔始入衛諸侯之罪可勝誅哉春秋之初惟桓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是天王猶能舉征伐之權也惟莊之五年書魯齊宋陳蔡伐衛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是天王猶能執廢置諸侯之權也夫使三國從王伐鄭而鄭服則諸侯無有不臣者矣惟其伐鄭而鄭不服然後王命不行於天下夫使王人子突救衛而黔牟立則諸侯無敢不稟命而自立者矣惟其救衛而朔卒得以自立然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春秋之初天王之能舉其政刑者惟有此二事耳而卒止於此然則鄭寤生抗王之罪五國連兵納朔之罪擢髮不足數矣

齊人來歸衛俘

或問左氏經文作俘而三傳皆以為寶何也曰胡氏謂書稱俘厥寶玉則寶玉亦可謂之俘也然謂之俘則必伐衛之所得謂之寶則必朔以此賂五國也然先書朔入衛而繼書齊人來歸衛寶則必是納朔而得賂無疑四國之會于稷也取郟大鼎五國之納朔也衛寶來歸當時諸侯之罪可知矣或謂說文保字後人從采省文作保古字通用寶或作像像字與俘字相似故誤作俘字耳

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圍

邾邾降于齊師

或問書次書俟書師還何也曰春秋書用師多矣未有如此之詳者與陳蔡約將有事於鄰國陳蔡未有師期而先出師則輕舉而妄動也師次而俟外援俟之而不至而後治兵則有畏也至夏而後及齊師圍邾則取必於邾也齊魯同圍邾而邾不降魯而降齊則無義而不足以服人也自正月出師至秋而後師還則淹時之久也聖人備而書之重用師之道也案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邾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用眾

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則又以為重眾何也輕舉大眾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邲而邲不服經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者至是師為重矣義係於師故不稱公也經未有言師還者今此獨言師還何也曰還者始班師也據經之凡書還者皆去其所往之地而未至國也文十二年公如晉既盟而歸鄭伯會公于棐書曰公還自晉者言公已離晉而鄭伯會之也故明年始書公至自晉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還未及國聞君薨而奔書曰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未至齊而齊君卒不遂侵焉故書曰聞齊侯卒乃還以知還者皆自彼反此而未至之辭也秋師還言始班師也以見暴師於外歷時之久無功而還也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或問弒君者連稱管至父而曰無知弒其君何也曰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弒齊襄公無知與聞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為逆首公子棄疾實弒楚靈比與聞故者也而比受之則比為逆首此可見春秋書法矣胡氏曰僖

公私其母弟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適此
 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弒不稱
 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
 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克明俊德
 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先庸康叔蔡叔而後王室
 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
 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

餘見胡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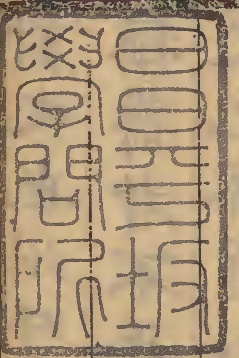
齊人殺無知

或問踰年稱君無知弒君而自立既踰年矣而不以
 成君書之何也曰正其為賊也正其為賊者明以賊
 討之也州吁無知是也弒君之賊其見殺也而稱君
 稱爵者不正其為賊也不正其為賊者明不以賊討
 之也齊商人蔡般是也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然
 而國人以賊名之則春秋亦以賊名之國人不以賊
 名之則春秋亦不以賊名之據事直書而褒貶之義
 見矣蔡般之見殺也而稱爵則楚子誘而殺之也非
 以賊討之也商人之見殺也而稱君則國人既安之
 以為君而又殺之也亦非以賊討之也里克之見殺
 也而亦稱大夫則晉人既視之猶大夫而後殺之也
 亦非以賊討之也討之不以其賊則聖人亦不以討

賊之辭加之其實而已矣

春秋或問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春秋或問' and '卷第七']

